

一年容易又秋风。这是我小时候学写作文常会引用的诗句，现在忽然又想了起来，是去年也是这酷热方消微凉初见的时候，先后有两位朋友（一位就是陈子善先生）告诉我北京的老朋友李君维兄于2015年8月3日去世了。隔了好几天，君维的女儿李雅打电话来，算是正式的“讣告”，估计丧事已经办妥，家里人又安定下来了。

君维的致命之患是“肺气肿”。好几年前就听说他经常要咳嗽、气喘、又住医院了。一次次的凶险，居然能一次次地挺过去，最后挺不住，也是自然规律。高龄已九十有三（虚岁九十四），所谓“老成凋谢”，用在君维身上，我认为合适的。

今年是他的“周年祭”。于是想起1946年《世界晨报》虽然停刊了，但冯亦代先生对他属下的几个青年同事还是很照顾的。就在这年的中秋节，亦代约了君维、董乐山、何为和我到他余庆路近衡山路的家里团聚，其实是亦代夫人郑安娜的家。那天的客人中，记得君维还约了一位话剧女演员。1947年中秋，我们几个人又在亦代家相聚过一次。以后的客观情况有变化，亦代家不去了，但我们几个人在别的地方还是时常见面的。我们几个人也被看成是“一伙”的。尤其亦代的几位在重庆就认识的文艺界老朋友说起来总是“亦代的那几个小喽……”

大概也是1947年，上海新出版了一张小报《精报》，主办者托人约我们四

个人写专栏，每天一篇，我们答应了。记得君维用“枚屋”的笔名写的专栏叫“无痕集”，乐山是“犬儒集”，我用陈惠的笔名写“缀锦集”，何为的专栏名字叫什么不记得了。写了一个月，大概人家嫌我们号召力不够，便中止了。我们也无所谓，不写就不写，反正大家都有正当职业，不在乎那点稿费，好像连剪报都没有留存。

现在想来，那时我们真有点“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样子。不过他们三人都比我有识见，只有我浅薄无知。

君维是1946年还是1947年考进了《大公报》，说不清。后来听君维说，与他同时进去有查良镛，就是后来大有名的“金庸”。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的7月，我进新办的小报《大报》当记者，君维给了我不少帮助，提供了好些采访线索。这时君维已参加过几次重点报道，大名常在报上出现。但到了1950年，他就应亦代之召到北京去了。董乐山考进北京新华社，先他而去。当时在我看来，他们这是进一步投身革命之举。君维在临行之前，与我一块吃饭，谆谆告诫我不要老是稀里糊涂的。

但是他到了北京以后，给我来信，却又倾诉了好些苦闷，我猜想是环境不适应，生活不适应的缘故。比如他看见董乐山夏天穿短袖衬衫而里面不穿汗衫背心，为的是少洗一件衣服，他也有点奇怪。而按照过去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叫这种穿法是“统厢房”，不够体面。君维是地道的上海人，思想上一时

电视台和有关报刊在新闻报道杨浦区长白一村一片“二万户”全部搬迁时，都说到这是上海最后一片“二万户”，并称“二万户”有可能成为历史词语进入上海的城市记忆。日前“夜光杯”刊出《“二万户”的记忆》一文，对“二万户”的历史发展及演变如数家珍般梳理，引起曾住过“二万户”的市民的深情回首，是一篇值得珍藏的关于城市记忆的文章。当然文中也有一二点可以商榷或有待进一步考证之处。

文中提到：1985年曹杨六村十多幢“二万户”住宅拆除，改建为高层和多层住宅，沪上“二万户”版图自此不断萎缩，终于在今

怎么改得过来？

这年冬天，上海的评弹艺人组织了一个抗美援朝宣传队，一路巡回演出，终点是北京。我是“随军记者”，也到了北京。等演出结束，评弹艺人回上海，我留了下来，住在亦代家，几乎天天在一起盘桓，也常到青艺剧院沈浩（后来是电影导演叶明夫人）那里去混饭吃。转眼春节临近，我回上海，君维与我一同坐火车回来。出发时，亦代对我说“让他（君维）回家调整一下情绪也好。”君维那次在上海大概耽搁了一两个月又回北京，终是理智占了上风，安心下来做好工作吧。还是不

时地跟我通信。他的信家长里短，封封都是亲切有味的散文，我懊悔一封也没有留下。直到他与涂平女士结了婚，以后信就少了，想来他已经安定了。君维那时总说自己感到有点“窝囊”。却不料也有好处，五七年那一关，他逃过去了，亦代、乐山和我都没逃过。“文革”中只知道他去过干校，别的吃过什么苦不清楚，我估计也

上海还有一片“二万户”

郑秀玲

夏迎来最后的退出。以本人所知，文中关于“二万户”版图变化的一头一尾似都不准确。

上世纪80年代初曹杨新村就开始改建，我从小生活居住的曹杨四村1982年下半年就开始拆除重建，在当时还是一片菜地的姚成湾临时房过渡了几年后，搬迁到了泰山新村。而上海至今仍有一片“二万户”，位于黄陵路延长西路的甘泉三村，数数还有十多幢“二万户”实实在在地存

在，“二万户”尚未迎来最后的退出。上世纪90年代，通过加层、煤卫改独等措施，这片“二万户”的模样有了些改变，但住宅原有的木门窗、木楼梯仍在，老居民仍在，他们口中仍称之为“二万户”。

因为其中夹杂有几幢五六层的多层建筑，可能增加了改建的难度，看着紧邻的甘泉一村、二村“二万户”纷纷拆除重建，至今仍在翘首以待阳光能早日洒到他们头上。

他们总是到处打听何时能有好消息，哪怕是道听途说不准确的消息，也能令他们高兴一阵子。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国有企业老职工，坚守这片“二万户”实属无奈。在推动民生跨越的改革新时期，他们应该有更多的获得感，更强的幸福感。他们盼望这最后一片“二万户”真正退出上海历史舞台，成为上海的城市记忆。

愚以为，上海还有一片“二万户”，关于“二万户”的城市记忆不能到长白一村“二万户”的搬迁就打住。一座城市的记忆也应尽可能准确无误，这有待于不断的探讨修正。

蕨菜在对外贸易中销路非常好。可是最近几年，国外客商却不要了。为啥？原来采蕨菜的最佳时间只有十天左右，采好后要摊放在地上晾晒一天，第二天翻个个再晾晒一天，把水分蒸发干，然后再成把捆好，装箱。可是当地农民为了多采多卖，把蕨菜采到家，来不及放在地上晾晒，而是放在热炕上暖，这样只用两个小时就烘干了。这样加工处理，外表上看都一样，食用时不管放在水里怎么泡，都像老树根一样，又老又硬，根本咬不动。客商发现后提出警告，一次两次，还是如此，结果，人家干脆再不进口了。

阳光等于什么？在采蕨菜的老农民眼中，阳光等于两个小时的热炕烘干，等于快速加工后的更多钞票，可最终等于客商的封杀、自绝销路的悲剧结局。在我看来，省略的何止是阳光，实质上是诚意，是敬畏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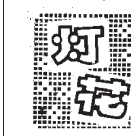
对自然敬畏是要遵循自然规律办事，对人事敬畏是要以诚信为立身之本。只有遵循自然规律办事才能成事，只有重视诚信才能成人，而违背自然规律，急功近利，即便取得一时的成功，也只能如昙花一现。

对自然规律有敬畏之心，就不会有过度挖掘；对人事诚信有敬畏之心，就不会有为了某种目的而涌现的离婚热潮；对法律规定有敬畏之心，就不会有福喜之类事件的层出不穷……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发展经济构建社会，归根结底，都需要敬畏之心，诚信之本。

阳光等于什么？智慧的人已有回答。瑞士阿尔卑斯山入山口立着这样的标牌，提醒游客：“慢慢走啊，欣赏啊！”我要对行走在人生道路上的“聪明人”说：“面朝阳光，才能春暖花开。”

阳光是什么

王兢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晚的菜肴有中西合璧的味道，很好吃，但宾主的兴致又不在于吃，而在于彼此敞开心扉的交谈。沈毓刚特别喜欢他坐的那把有了年代的大师椅，说是舒服极了。这件事情，如今只有我能回忆了；当然还有乃珊的夫君严先生。

也许因为都到了垂暮之年，感情凝固了，有好多年我和君维就是在春节时通一次电话，互祝平安，平常不大通声气，觉得反正人生最后就是那么一回事了。记得有一年，君维忽然在电话里说：“就听侃两家头战！”这是标准的上海话，“听”就是“剩下”的意思（指早年的朋友圈）。如今呢……写到这里，不觉悲从中来！

年轻时先生常伸出十指修长的手，炫耀地在我眼前晃。那是一双指甲饱满，纹理细腻，富有气质的手。先生最引以为豪的也就是这双手，他说：这是一面旗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样一面旗帜的。

我笑他自恋。很多时候，常常是一巴掌把他那面旗帜打压下去。当然那时的我心境是极度自卑。由物及物，无法不想到自己的手。且不说我没有那鲜明的旗帜，可以高高飘扬，就是跷起兰花指，我那十根矮矮壮壮的胡萝卜还是不能与之媲美。哎，身为女人，汗呀。

虽如此，我还是很仰慕那面旗帜，偶尔也会想起要去欣赏一下。

时间总是一晃天黑，一晃天明，如此，一天一月一年。我慢慢地忘记了曾经还有一面旗帜是那么璀璨地在我家盛开过。直到有那么一个清晨。

当我还在迷糊中，却有晨曦从门缝中温柔地透进房间，阳台上哗哗流水声便如一首晨歌般绕过来。无端地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我知道是先生，他正在阳台上。

在所有家务活中，洗衣是技术含量最低的。比

方烧菜，那是很有些名堂的，这个重担我挑。而先生的手，理所当然地派了洗衣的用场。洗衣是他的课程。这课程越发紧，在缓缓的流水中，一双手，慢慢粗糙。零零碎碎的是日子，掠过时光债的平凡和愉悦，抬眼，先生的鬓角已多了华发。再后来那双手仿佛重新找到了战场，键盘上咄咄

嗒嗒的疾书声如乐声萦绕，其味无穷。爱本非言情小说，不过都是些寻常家事里的细节。若有一天，我坐在躺椅里凝视黄昏，还能专心看时间过去，那么最安详美好的回忆，是不是就是那双在我家高高飘扬过的旗帜呢。

风中飘扬的旗帜

翟嘉如

洛阳，尽管被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河洛文化”所震撼，但最值得回味的倒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却能让我意外感到惬意的平常细节。就像到了洛阳必定要去的那家驴肉店，去了还想去，吃了还想吃。

这家驴肉店说是老店，却并未看见老字号老招牌，唯有笔画拙朴的对联“喜也罢愁也罢喝吧，东家管西家管面管”和横批“吃饱喝足”算是醒目。而靠墙支着的一大锅油花荡漾香气弥漫的驴肉汤，案板上一大块白煮驴肉和一大筐烙熟的面皮，还有一大摞大瓷碗和一盆切碎的大葱加白生生的蒜瓣等食物，让你一看就有垂涎感。实惠的，除了驴肉和面皮论秤算价外，其他的均可随意添加择取。店主说咱是平民，就做平民百姓的生意，不管钱多钱少，包你吃饱喝足。有回，一位头扎毛巾的魁梧壮

汉要称半斤驴肉半斤面皮，店主切了肉放入碗，他说没带钱要改天付。店主点点头说：“中！”几天后壮汉送钱来，店主说：“我都忘了，你咋记得。”壮汉说：“关老爷在咱这儿，咱不能丢脸。你信咱，咱咋能失信。”我嚼着喷香的驴肉，再看看坐着、蹲着、站着的服务客和一长溜排队的人们，恍然感到店主说的“中”就像无形的磁铁蕴藏着无穷的引力。

午后从“天子驾六”博物馆出来遇上摆摊的大妈。我拿起一件古意浓郁的唐三彩骆驼，没等开口，她就说不古董，并说唐三彩是洛阳特产，材料不同价格也不同，切勿贸然。放下骆驼我又拿起一件绣花兜儿。上面绣的是牡丹喜鹊，黑白相间的喜鹊活灵活现，仿佛随时就会展翅而飞，绽放的牡丹也似乎弥散着春的芳馨。我问价钱，她莞尔：“手工活，说不

上价，你给吧。”我递上10元，可她又找我2元，说是收点针线布料钱。还说“洛阳牡丹甲天下”，家务之余就是飞针走线绣牡丹，但不是图赚钱，而是个人喜欢和传个手艺。如今眼花了，比不上女儿的手艺。前不久女儿绣的牡丹还得了“开封汴绣”大奖呢。她见我饶有兴趣就指着钟楼方向说不远有家工艺店可以去看看。

经过钟楼被一老宅吸引。老宅一边立着高楼，一边挨着巷子。巷口只剩一棵叶子稀疏而金黄的老杨树。卖柿子的小贩靠着树吸着烟，心无旁骛地看着车来人往。老宅无门楣，墙也斑斑驳驳，却依然透着秦砖汉瓦的风韵，画栋雕梁上也依稀可见古老的美丽传说。院里几盆花草摆放有致，从墙脚砖缝里钻出一株藤蔓顺着苔藓点点的老墙勃然而上。宅子的主人慈眉善目须发苍

洛阳细节

刘向东

科学先人徐光启 剪影 李建国

七夕会

七夕会



科学先人徐光启 剪影 李建国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夜光杯